

卢建武 著

西边有朵故乡的云

Xibian You Duo Guxiang De YUN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云

西边有朵故乡的云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边有朵故乡的云/卢建武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12

ISBN 7 - 228 - 06811 - 4

I. 西… II. 卢… III. 长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463 号

西边有朵故乡的云

卢建武 著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ISBN 7 - 228 - 06811 - 4/I·2497 定价:19.80 元

第一章

太阳紧跟列车车轮的铿锵声渐渐下沉，西边的天空布满了五彩云霞，这些彩霞在浅蓝色的衬底上竞艳争美、交相辉映，把个傍晚的天空抖落得如锦似画、诗意盎然。广播里放起了音乐，列车播音员开始用甜美的嗓音向旅客们问好，同大家一起迎接又一个夜晚的到来，并祝旅客们在列车上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列车员的声音，絮贞听是听到了，但她并没有用心听，她倚着玻璃窗，把头靠在车厢的木壁上，无精打采地看着外面的景色。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没有绿树，没有村庄，没有河流，更没有人 and 牲畜的影子，只有纯一色的戈壁。火车嘶鸣着向前奔驰，仿佛一头遭劫的巨兽，在拼命逃离死亡，不顾一切而全神贯注，然而它不但逃不出行将吞没它的死亡之海，而且正急骤地冲进更深、更远完全是无边无际的毁灭的汪洋。

絮贞失望极了。服务员推着饭车又一次走过来了，他一边招呼旅客们让路，一边前后左右推销他那乏味而又价高的饭菜。车厢里的乘客不太多，比起列车走在黄土高原上那一段，简直是另外的一个世界。现在，好些乘客吃饱喝足了，自个寻了个合适的地方，开始向自己的梦乡进军。就是这些第一次往大西北走的人，因为连看了两天大沙漠，早已是昏昏沉沉、疲乏而又厌倦了。既然夜晚已经来临，车厢里的电灯又

昏暗得像山村里的小油灯，看书也看不成，玩牌也玩不好，也就干脆各就各位，或坐着、或躺着，各人寻找自己的清静去了。所以，服务员送饭的招呼声就似刚才列车播音员的祝好声一样，并没有在车厢里引起多少反响，而且，他那说话的音调和似笑非笑的表情比列车播音员还讨厌。很快，他悻悻地走了，临出这节车厢时还抛出一句：“这是最后一次了，不吃的得饿着肚子过夜！”

范春为絮贞买的晚餐躺在座位间的桌几上已经足足有一个时辰了。絮贞一直都没有动过，尽管范春三番五次地劝说她，三番五次地把饭盒递到她的面前，絮贞仍然没有胃口。其实，她今天一整天就没有吃过一顿饭，仅仅啃了几个苹果，吃了三个自己带来的湖南蜜橘，另外喝过一杯搁了春茶的茶叶水。芙云给她剥的盐水鸡蛋她也没有尝一口，那些白花花的脱了壳的鸡蛋一直被搁置在桌几上，随着前行的列车滚动来滚动去，简直成了玩物。絮贞看着，就当没有这回事。“絮贞，你还是吃点吧，饿着要坏身体的”。范春坐到絮贞的身边，又一次伸手捧起了白色的卫生饭盒。他的目光落到絮贞的脸上，在昏光中，他看不清她的表情，也摸不准她那脸色中所隐藏的是怎样的想法和情感，他总觉得自己对不起絮贞，生来就是惹絮贞不如意的，逗不出她的快乐来。

絮贞仍然没有吱声，她的嘴唇蠕动了一下，险些迸出一句伤人的话来，但她忍住了，她没有再发虚火，只是继续保持她的沉默。当然，她早就饿了，要是在家，她一顿少不了吃两三碗米饭，整天介蹦蹦跳跳的，精神着哩！现在，不知怎么的，肚子里死饿，肠子肚子呱咚呱咚地老提出抗议，她还是舍不得张开嘴，饭盒里的火腿香肠味不断冲进鼻孔，她还是没兴趣动手摸一下饭盒边，她没有胃口，对饭菜没有胃口，对范春

也觉得乏味。

范春捧着那饭盒,停了好大一会,仍然等不到絮贞的反应,也就无可奈何地放下了,仰起头,呆呆地朝着车厢顶部的电灯看了好大一会,又低下头来,全身靠在椅背上,听凭身体跟着前行的列车摇晃摆动。车厢里已经很静了,只有为数很少的旅客在叙谈。又一个漫漫的长夜走进了人们的旅行生活,人们尽可以纵情享用它。絮贞实在疲倦了,她困得慌,但没有睡意,她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她不时瞅瞅躺在对面座位上的芙云,看她是否睡得踏实。有时,芙云脚从座位上掉下来,半悬在空中,这样肯定不舒服,要影响睡觉的,絮贞就动手把她的脚搬起来,放到合适的位置上。

芙云是随她和范春一块来的,她的未婚夫同范春曾经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芙云那未婚夫业平正等待芙云她们哩!

夜在一步一步加深,车外早已是一团漆黑,贴着玻璃窗仰望天空,只见时隐时现的点点星光,月亮连影子也找不见。其实,即使月亮出来了,从车玻璃那么个地方往天上看,无异于是坐井观天,又未必看得见它。车轮压在钢轨上急急向前滚动,钢轨接口处发出的富有节律的铿锵声就似一首错落有致的小夜曲,不知不觉地把车上的人们催向一个忘情的梦境。

“找个座椅睡去!”絮贞总算说了句话。说话间她已经向范春这边挤过来。范春立即让开身子,站立起来,然后走到座席之间的过道上,站定了,望着絮贞缓缓地躺下,说:“你该盖件衣服的,别凉着,来,先把军大衣放在这,待会睡着了,再盖上也行!”

“我不要你管!”絮贞嘴里冒出这生硬的一句,就不肯再

讲话了。她挪动了一下身子,对着芙云,闭上了眼睛,片刻之后,她又抬起头来往自己的身上看一看,伸出双手,扯了扯自己的衣襟,然后躺下不动了,她感觉到范春站在这里没有动。

絮贞保持住她那坚持了好长时间的沉默。沉闷的空气中,只有车轮的铿锵的节拍在无休无止地躁动,再就是酣睡者的呼吸和稀里糊涂的梦呓。车厢里的灯已熄灭了一半,车厢里更暗了,机车发出了一声悠长的鸣叫,这声音,在夜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地嘹亮,但声音响过之后,车厢和野外又恢复到原有的肃静。车轮仍不知疲倦地带着人们走向夜色,走向前方。

范春等不到絮贞的回话,就近找了个座位,胡乱伏在茶几上开始熬夜了。车过嘉峪关之前,车上的人太多,沿途不管是大站小站,上车下车的人都很多,而且这些上车下车的旅客,肩扛背驮的,挤得车厢里连只脚也踏不进,他们这些坐长途的幸运客,虽然占着座位,却只能死死地坐着,连动弹动弹也不敢的,不然,守在旁边的站客瞅准了机会,你一挪身,他们就拼争着坐,而且一旦坐下了,就不打算再动弹,你再要赶他们走,便是挑起一场恶战也收不回那小块神圣的领地,不定还要自讨苦吃,赔了座位又折兵。当然,也有的聪明人士要亮出自己的王牌来,用以证实已是某个座号的主权拥有者,无奈这挤车的大抵是沿途的农民,好些都是目不识丁的,不会认你的账,偶尔碰到个别识字的,他们摆出来的却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声称这车票是铁路上统一卖的,大家一样地掏钱,用的皆是人民币,既然你坐得,别人也就同样坐得,而且你已经坐过了,理应让别人坐坐,这也叫调节调节,互通有无。总之,你能说出一条理由,他们能说出十条理由;你能说出十条理由,他们就能说出一百条理由来;你一个人说,他们

三个人说,甚至一伙人说,看你能把他们怎么办!这座位,他们一坐就定了。也有一些堂而皇之者少不了说出警察这些词来,轻的少不了招来一阵指责和嘲笑,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没犯法,警察也是奈何不了他们的。最后,座位要不回,人也吃了亏,还得陪在他们身边干瞪眼。其实,车上才几个乘警,而旅客又太多,车厢里有时挤得连枪子儿也打不进,那些作乘警的,谁能有功夫挤进来管这种是非!他们应付那些白搭车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应付不过来哩。范春领着两个女将,在挤挤捱捱的大车上折腾了三天三夜,确实不容易,幸是他服过几年兵役,长过一些见识,有了一些经验,在前一段活受罪似的旅途上,总算大家没有出什么差错,只是实在太疲劳了。好在从昨夜开始,旅客下的多,上的少了,车厢里逐渐空了许多,他和絮贞、芙云才算有了一宿的歇息。当然,芙云晕车,一路上总是呕总是吐,很少吃东西,东歪西倒地老睡觉,给絮贞和范春增添了许多麻烦,范春要多操心,絮贞却还图了个自在,啥事都不动手脚。

车上的秩序好了。范春要同絮贞亲近些,不但没有得到絮贞欢愉的回应,反而接二连三地招来指责,或者是爱理不理的态度,擦了他一鼻子的灰。范春心里好乱哟。只是,他能体谅到,坐这么久的火车,在絮贞和芙云还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到这家乡人都以为是不毛之地的大西北,在絮贞和芙云来说也是第一次,也怪不得她们疲倦,怪不得絮贞这样烦躁。范春只觉得自己太对不起絮贞,让她受苦了,他甚至认为,她应该对自己发火,应该生自己的气。他回想一天来的情景,想像明天,向往着和絮贞在一起,安安稳稳地生活,心里还是甜蜜蜜的,他心里自言自语一千遍一万遍了:我爱絮贞!我太爱絮贞了!我为拥有絮贞而自豪,我一定

要拼出命来让絮贞过好日子……范春的一切都和絮贞紧密地联在一起了。

絮贞没有睡熟，她聆听着车轮向前滚动的声音，思绪也紧随车轮往前涌。现在，不知道火车走到什么地方了，仍是戈壁滩吧，这些荒漠从书本上看来倒感觉不到太凄凉，但一旦置身进来，就能体会到它的可怕了，在沙漠里游了两整天整夜，对于它的荒凉，絮贞已经尝得太多了。可眼下这时而嘶鸣着、喘息着的火车还是不知疲倦地把她往更深的地方带，往更荒凉、更令人疑惑的地方带，她已经没有勇气了，她再也提不起精神，她老在心里默念那句古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去阳关无故人。”她甚至不敢相信前面还会有真的生命。她恨死了范春，他在家里的時候对她和芙云说，要经过的这些方是多么地宽阔，景色是怎样地好，决不似别人所胡乱猜想的那样荒凉和单调，而且他工作的那地方，又是怎样的好去处，西瓜甜得像蜜糖，葡萄亮得能一眼看个对穿，苹果好大好大，水比家乡的山泉还要清，人比家乡的邻里更友好……这纯粹是骗人的大话空话！絮贞开始怀疑，这样无止境地往前走，能不能找到生命？虽然她老早从地理教科书上看过，记过许多分布在茫茫沙海中的城市，还有森林、矿山以及绿洲什么的，但这几天走过的地方，确实太让她失望了。

絮贞爱不爱范春？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她暗地里问过自己一千遍一万遍了，尽管她默认了同范春的订婚关系，又接受了范春家送的过礼，经常随他在大庭广众之中走来走去，双双对对的，让旁人看起来是那样亲近，那样密切，那样甜滋滋的，甚至她还随着父母和红媒大模大样地到范春家喝过了酒，但范春确实还离她很远。

絮贞是个本分但不安分的女孩子，她打长成大姑娘以

后,就不大和男孩子接触,什么同学呀朋友呀,男的寥寥无几,这也是由于她妈妈管她太严。絮贞找对象就只有寄希望于热心人的介绍了。早从十八岁起,絮贞的妈妈就着手为她挑对象,并三番五次地对她进行婚姻观念的教育,列举了十个百个例子,排出了十对百对夫妻,千言万语,总是强调女怕嫁错郎,嫁人是女人一生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比不得其他事情;再就是男方的条件,这些条件当然也就是包括是在山里还是在平原,那地方交通便利不便利,田土是不是肥沃,有没有创业门路,除了种田之外,还有没有副业可做,家里是不是富裕,有几间房子,是瓦房还是草房,是平房还是楼房,是土坯房还是红砖房,弟兄多不多,姐妹好不好,男方的父母是不是还健在,对孩子有没有偏心眼;做的准备工作怎么样,甚至还有房子的门是朝什么方向开的,厕所隔正房远不远,杂屋是不是宽敞,家庭与邻里之间的关系好与不好等等,然后才是男孩子的条件了,当然这方面的条件就要简单多了,往往是次要的……絮贞被这些东西烦透了,甚至想到过独身,但四邻八乡的,大家都一个模样,一种格式,你要闹突出,父母饶不过,旁人也不会等闲视之。絮贞高中毕业后虽然没有跨进大学校门,但到底算得上是个文化人了。而且,婚姻大事关系到她一生一世的幸福,作为女人,将来成了家,要过日子,要生儿育女,责任大着哩,再者自己聪聪明明一个人,在同伴中间也是出类拔萃的,也不能图着一个宽裕的地方,表面看来宽宽绰绰的却不属于自己的家庭,就胡乱地点头称是,仅讨得父母和媒人的一场欢喜。絮贞的妈妈虽然管得她很死,但总还以为自己的女儿上过学,在四乡八邻的还称得上是个知识分子,比起自己这个斗大字不识半升的睁眼瞎来,要有主见得多,想事情、看问题总要灵活些。所以,这些亲

事,只要是絮贞坚持着不肯的,她也就随了絮贞的心愿,就是老头子下着狠,媒人说三道四,她还尽力做些通融,尽量说服,该听的听着,不该听的不当那回事。然而,时间久了,絮贞相亲的次数多了,邻里间的闲言碎语就生出来了,别说是絮贞妈妈听到耳里刺得痛,就连絮贞自己也受了。慢慢地,絮贞只好就着个稍稍可心的,接收了男方的聘礼。尽管絮贞一门心思不肯要,絮贞妈妈还是经不住媒人的千说万说,代替女儿收下了那些手表、衣料和钞票什么的。既然收了聘礼,婚姻就成了公开的事情,还得请左邻右舍吃喜糖、抽喜烟。抽过喜烟,吃过喜糖,男方上了门,这桩婚事原则算通过了,容不得吃后悔药的。无奈,这桩婚事是絮贞受了些外力的影响,违心勉勉强强同意的,定成之后,絮贞对那男方作些粗略的了解,便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不但那对象如不了絮贞的意,像是那家庭、地方也让絮贞愉快不起来。她不管这后悔药是吃不得的,自个抓起来就咽下了。这下可好,就同顽皮鬼闲得无聊,明知道那马蜂窝不敢捅,偏要去捅它一下,结果捅得那些本来以刺人为业的马蜂,骤然之间对自己群起而攻之。絮贞要吃这桩婚事的后悔药的消息不胫而走,左邻右舍都纷纷自告奋勇地为她害羞,仿佛她的过错便成了乡邻们的错,她做了丢人现眼的事,乡邻们也没法子做堂正人。因为大家都要嫁女儿,都要娶儿媳妇,要是容得了这样挑三拣四而又反复无常的话,有她出这个头,左左右右的青年人都学着做,那还成啥体统!絮贞的父母更是为她揪心,四方八面的闲话,他们听到耳里,连心肺也要被气炸,这样一来,絮贞就自愿不愿地成了受气包。但她既然已经吃下后悔药,就不肯再吐出来,再怎样的苦,也就只好把它消化掉……絮贞总算挺过了这一险关,但这关一过,迎她而来的便是别人对她自下而上价值的

贬谪，说她既然已经解除过一次婚约，再嫁人就得数二婚，条件自然要较前放低一些，只配嫁些二类三类的家庭，三类四类的男子。对于这些，絮贞说多气就有多气，絮贞的爸爸和妈妈说多急就有多急，恨不得尽快地把女儿嫁到个合适人家，免得来受这份气，平时节见了乡邻都提心吊胆，不敢抬头，怕他们故意吹风下雨。也巧，絮贞的同学芙云主动地来找她，为她介绍了范春。那时，业平已跟芙云定了婚，时间也拉足了两年，双方也还乐意，亲事算是一锤定了音，就准备打那个句号了。范春和业平同在部队服役，相互熟悉得很，范春回家探亲时，业平请他顺便捎些东西给父母，于是，芙云就在业平家同范春见了面，当芙云从未来的婆婆公公口里得知范春还没说妥对象时，就联想到自己的同学絮贞同他倒是挺配的，这样，她这个未过门的小媳妇就为别人拉起了红线。只是说归说，出面露头的还是请了业平的父母，因为他们年岁大，资格老，说话能有人听……范春和絮贞就是这样由不认识到认识了。絮贞见过范春一面，也就觉得还凑合，加上自己的同学芙云保媒，范春探亲一个月，絮贞和他的婚事便匆匆忙忙定妥了，一个匆匆往部队走，另一个开始了无名的企盼与等待……

夜越来越深，车厢里也越来越寂静，列车间隔一两小时就停一站，每停一站，列车乘务员就到车厢里报站名，大一点的站要重复两次，或者三次，嗓门也提得更响亮些。但他的叫喊并没有引起乘客的骚动，因为这节车厢里的乘客，大多是要坐到终点站才同他告别的。而且这节车厢，又恰恰挂在列车的尾部，中途上车的乘客往往挤不到这里来，车越是往前走，下的人就越多。所以，在这里，大家尽管安安然然睡着觉。在这漫长的铁路沿线，因为太荒凉，一路上小偷也不多见，只要自个把行李物品细心地做过打点，该锁的锁好，该绑的绑

结实,然后把特别值钱的装进提袋,睡觉时当作枕头用头压住,而现钞则深藏到衣服口袋里,自然出不了什么差错,想睡就睡是了。

范春刚才躺下时,只是一心担忧絮贞不吃不喝地饿坏了身体,心里又念着爸爸妈妈,这一来万里之遥,还要吃苦受罪,定然痛快不起来,而往后的生活中,定然有艰难困苦,絮贞未必挺得过来,他这样漫无目的地想着这些事情,慢慢地疲倦了,双眼一合,就要酣然入睡。他突然记起絮贞还没有盖上大衣,要是睡沉了,肯定要着凉的,于是起了身,回到絮贞这边来,定睛看看她。只见絮贞已经睡着了,范春拿起大衣小心翼翼盖到絮贞身上,盖大衣的时候,他看到絮贞的手放在了地板上,他就轻轻把她的手臂拿起来,慢慢放到座椅上,然后再用大衣盖住了那只胳膊。他听着絮贞的均匀的呼吸声,呆呆地站立了一会,再转身往芙云这边看,只见芙云已把盖在身上的呢绒大衣抖落成一堆并往地板上掀下一半。范春又俯下身子,把大衣拾起,抖一抖,摆通了,重新往芙云的身上盖好,看着她也确实睡沉了,这才转身往刚才那座位走去。

芙云因为晕车,一直都昏昏沉沉的,想睁开眼睛,睁开了又觉得天翻地覆地恶心,实在饿极了,想吃些东西,但一闻食物味就难受。虽然絮贞不时喂水给她喝,但那水本只能解渴,怎么止得住饿?芙云经过这几天的长途跋涉,早已是体力不支了,只是今天她因为吐的吐完了,呕的呕净了,拼着命吃了点饭菜、水果,肚子里舒服了好多,精神也有了,不到傍晚便自个安安稳稳睡下了。范春和絮贞看她睡得踏实,也就不忍心打扰她,没有再催她吃东西。现在,芙云正进入了梦境,说不定正和她心里想够了的业平会着面,互相诉说衷肠哩!

第二章

业平住到这个小客栈里已经是第八天了。从他工作的煤矿到这城里,汽车要走一天多的路程,其实,芙云有范春和絮贞带着,他用不着到火车站接她,因为范春是专程回家接絮贞的。从家里到煤矿的每一段路,他都走过了,心里就是着急,牵挂着到县城汽车站接一接,也就算是可以了。业平满怀对新的生活的向往,企求过那种夫妻恩爱、互相帮助、互相理解、甜甜蜜蜜的日子,他情愿自己能变成一种奇禽,随心所欲地飞回家去,像老鸟衔小鸟那样,把芙云驮过来。芙云在信中告诉了业平她和絮贞跟范春来大西北的日期,并肯定地说哪一天动身到哪一天便可以下火车,然后坐汽车往煤矿上走。业平接到信后,高兴得接连两个晚上睡不成觉,便是合上眼,也尽是云里雾里地直做梦,白天在井下上班,心里也安不下来,总是一个劲地想芙云她们来,指望她们早一些到。下了班,他就四处找熟识的人,寻房子,找家具,连吃的面粉、做饭的炊具也老早地准备了许多。他相好的两间土坯平房虽然看起来低矮一些,但只要经过细心修缮,住进去也是相当舒适的。他想把房子收拾好,但想来想去,在房子里转来转去,还是没有大动工,只是把个别的墙补得齐整了,其余的不知该怎么样干。一来怕干得不合芙云的意,二来又怕絮贞见着不舒服,倒伤了她和范春的感情,工友也劝他说,收拾新房子,

等到新娘子来了才好作安排,要可着新娘子的心意。业平干着,计算着,估量着,还是停了下来。可是,不知怎么,他还是白天坐不稳,晚上睡不安,工作时也老分心,眼看着离芙云她们到达的日期越近,他就自个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屈着手指计算日子,一天十遍百遍地数。有时他嫌时间太久,免不了拿根柴棍在地上列出算式:一天有多少个小时,又有多少分多少秒,芙云他们还要几天才能到,几天就是多少小时,多少分多少秒!有时甚至刚刚算过,停一会又算,算的时候还看看手表,时间减少一分钟,芙云和他之间的距离就要缩短一点。当然,这样做,他自己也以为荒谬得可笑,是在有意制造笑料,但无论如何他要这样做,是自然而然做出来的,狠着要自己不做,却怎么也狠不下来,便是真的不去胡算瞎算了,心里又猫爪儿抓似的,浑身都不是滋味,真好笑。

这样顽皮孩子似地熬过了三五天,业平越加心紧了,他坚决要去接芙云,不是到县里,而是到芙云他们将要在那里下火车的西北城去。从煤矿到西北城要走两天,再在那里等上芙云他们,然后玩上一天,往回走要花两天时间,宽容一点打算,要花一个星期。但眼下正是工作紧张的时候,全队都在进行这个巷的最后采掘工作,工人们分四班干活,人停井下的活不停,一下井就要拼着老命干,劳力正缺着哩!业平管不了这许多,还是死缠着队长,求他准假,队长总是不准,最后,还是禁不住业平的死磨硬泡,又为他的热情所感动,也就准了他一周假。业平高兴得像什么似的,哼哼唱唱地把存在银行的钱全部取出来,还担心不够花,又向要好的工友借了一些钱,瞅准芙云和范春夫妇到西北城的日期只差三天了,搭了个拉煤上山的便车,到了县城,挤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坐上了到西北城的汽车。大西北的天气说冷还真冷,风刮在脸颊

上,像被刀子割了一样疼,业平在街上走时都不敢停留太久,幸亏他遵了一个工友的再三招呼,穿的是带羊毛的皮鞋,棉裤、毛衣、棉衣外加一件皮大衣,头上也罩了顶毛皮帽子,坐在车上也还挺得住寒气,加上心里有种欢欢快快的暖意,顺利到了西北城。

他在汽车客运站下了车,拉客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像蚂蚁一样扯住他衣襟不放,一口一个大哥地叫个不停,叫得业平脸红脖子粗,眼睛不敢朝人看,胸膛深处的那颗心胡蹦乱跳的。业平还是见过世面的人,先是无可奈何地任这些人你拉我扯他抢地折腾了好久,然后心平气静,带着微笑对大家说:“我不住客栈,单位的车,马上来接哩!”说完摆脱了扯拉他胳膊的几只手,又摇动几下手提包,示意大家都闪开。围在他身边的人,见他一副真架势,先是疑惑地朝他脸上看几眼,然后自动退出了包围圈,由着业平走开了。于是,业平散步似地在车站就近的地方找了个“陕西客栈”歇了下来。第二天一早,业平预交了房费,连早饭也没有吃就坐公共汽车去火车站等待每天由东开来的四班火车到站。但业平从早等到黑,从第一班车等到最后一班抵达西北城的火车,迎来送去千万个旅客,站在车站的出口把眼睛都看花了,仍然没有等到芙云和范春夫妇,最后只好浴着寒风拖着疲惫的身子坐着公共汽车回到了“陕西客栈”。其实,他完全可以在火车站周围寻个住处的,而且这边的房费同“陕西客栈”也差不多,这一点他老早知道的,只是他一味地为芙云着想,也为范春和絮贞着想,他们一路上太疲劳,下了火车,还得坐长途汽车。坐长途汽车要比坐火车更受罪,他们会吃不消的。所以下了火车得好好休息两晚,在大客栈里人多吵闹,想休息也休息不好,住到汽车站那边的小客栈,一来离客运站很近,上车方

便,二来那地方比火车站要偏僻多了,住小客栈的人又不是很多,只要连续在小店里住得几个晚上,加上人多,店老板自然高兴,关照得要比大客栈里全面得多。昨天他一进客栈就跟老板讲好了的,说是来接人,有三个,接到了要住两宿,老板乐不可支,答应一定好好待客,保证做到要什么有什么,客人能住得安宁,住得愉快。

业平万万没有想到,住进这“陕西客栈”已经足足八宿了,到车站接芙云他们整整七天了,公共汽车票买了一大摞子,站台票也积了半口袋,芙云他们仍然没有影子,没有音讯。业平沮丧极了,假期已过,得赶快打道回府,那边的工作正等着人哩,超了假期不归,影响队上的生产安排,炒了鱿鱼,哪个地方找工作去?没有了工作,别说住舒适的土坯房,夫妻两个过甜甜蜜蜜的日子,就是吃喝也维持不了多久,这样把芙云接过来,倒给她罪受,自己心里过意不去的。于是,业平急着要回煤矿了。

这天晚上,业平在回客栈的路上,迎着凛冽的寒风,看到满街忽明忽暗错错落落的灯光,还有在街上或是匆匆行走的,或是男女相伴的人们,听着他们的欢声笑语,业平联想到自己的困境,免不了忧愁顿生,感觉到孤独和悲哀。他默默地伫立片刻,找了家餐馆,向店伙计要了一碟油炸花生米,一盘红烧肉,一条糖醋鱼,一瓶地产优质白酒,慢慢吃喝起来。

要论酒量,业平正儿八经喝下个半斤八两的,也真是脸不改色心不跳,说话不糊涂,走路身不摇,但他这人有个习性,抽烟而不嗜烟,喝酒而不好酒。平时,业平很少端起过酒杯,同他要好的一些工友时常凑到一起又是划拳,又是行令,搞什么通关的,他从不凑这个热闹,以至于好些人以为他压根儿就不会喝酒。今天夜里,他上酒瘾了,非要痛快痛快,独